

兰因絮力

傾泠月·著

上

相知却要相忘，相近却不得相亲。
在这般魅惑残酷的武林中，
人生如梦，我们不分胜负，只决生死。



兰因絮

上

倾冷月·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兰因·璧月/倾泠月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5399 - 3221 - 7

I. 兰… II. 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179 号

书 名 兰因·璧月 (全二册)
作 者 倾泠月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468 千字
印 张 37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221 - 7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1
-----------	---

上卷 端非兰因

第一章 初逢江霞绮如锦	9
第二章 有子若青莲	18
第三章 长天盛会	32
第四章 天生对手	47
第五章 秋水横波天无色	61
第六章 何谓正邪	75
第七章 折钗之趣	89
第八章 花影扶疏夺天韵	103
第九章 齐上英山	117
第十章 守令宫主	134
第十一章 英山争妍	147
第十二章 炽日神话	160
第十三章 棠棣之华	175
第十四章 梦中惊心	192
第十五章 离芳艳色	211
第十六章 梨花冢	224
第十七章 佳色无双	239
第十八章 一树碧无情	254



• 目 录 •

下卷 璧月微始

第十九章 扬帆沧海	271
第二十章 妖魂无情	285
第二十一章 风雨来袭	298
第二十二章 金玉共败絮	314
第二十三章 初见东溟	337
第二十四章 同生共死	354
第二十五章 梦里依稀痛	369
第二十六章 彼岸花开归如梦	389
第二十七章 日随黎明	405
第二十八章 凤衣轻系生死结	419
第二十九章 誓约岂轻言	435
第三十章 雏凤初啼	453
第三十一章 还问璧月叙兰因	474
第三十二章 相忘与相念	496
尾 声	513

番外 兰烬·玉屑

番外一 影盗	519
番外二 棋局	542
番外三 殊途同归	551
番外四 约定	571
番外五 华音	578



那是一黑一白并开一蒂的两朵花儿，花瓣全开，花大如碗，花瓣似一弯弯的月牙，黑花如墨，白花如雪，黑花雪蕊，白花墨蕊，两朵花紧紧相依，都散发着一一种玉石般的晶莹光泽，如梦幻般美得惊人！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乃花前订终身、松下系同心的最好时辰。偏偏有些大煞风景之人。

清幽古老的殿宇外，从南北方各飞入一道黑影，越过高墙，掠过湖泊，跃过假山，穿过长廊，飘过花丛……直入殿宇深处。

一个蹬萍踏水如履平地，一个轻若飞花风过随去。

一个轻盈优雅，一个潇洒写意。

两道黑影皆是落足无声，快若闪电，可见其轻功之高妙。

两道黑影几乎同时在一处楼前停下飞跃，只不过两人一南一北隔着楼，因而并不知这黑夜中还有另一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目的。两人在落地的同时皆是屏息静气运功探查，最后非常自豪地发现没有惊动他人，看来这名震天下的守令宫也不过尔尔。

两人轻悄悄地各推开一扇窗，一缩身似灵猫般迅速闪入，然后窗门在身后无声地闭上。两人足尖沾地的一瞬间，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袭来，令他们同时哆嗦了一下。二人皆暗自纳闷：这脚下的地板难道是冰做的不成，怎么会这么冷？

楼内很黑，只有楼中央透出一一点淡淡的光，其余一切皆在黑暗中。两人无声地向那点光亮走去，距其一丈之处时不由得同时止步屏息，看着那美艳无比

的光亮中心。

那点光原来是珠光。从楼顶垂下一盏莲花似的琉璃宫灯，灯中置一枚鸽蛋大小的夜明珠，珠上笼着一层青色轻纱，罩住了耀目的珠光，令它只透射出淡淡的柔和光辉，照亮三尺见方的范围。宫灯下是一根高约四尺的白玉柱，平托着一块一尺见方通体碧绿毫无杂质的美玉，可更摄目的却是碧绿美玉上托着的两朵花。

那是一黑一白并开一蒂的两朵花儿，花瓣全开，花大如碗，花瓣似一弯弯的月牙，黑花如墨，白花如雪，黑花雪蕊，白花墨蕊，两朵花紧紧相依，都散发着一股玉石般的晶莹光泽，如梦幻般美得惊人！

这就是“兰因璧月”吗？

世间最奇异最美丽的花！

两人一时间皆不由得被那奇异的花迷了心神，暗暗感叹世间竟有如此美物，同时更加坚定了决心，一定要将此物据为己有。两人思虑间，身形微动，手已不受控制地伸向玉台上的美丽花儿，就在那一刻，两人同时发现了对面黑暗中也伸出一只手，且目标一致。那一刹，两人一惊，电光石火间，各挥出一掌拍向对面的人影，另一手依然探向玉台。

很显然，两人各挥出的一掌都没有劈到对方而是被巧妙地闪开，同时都没有抓到“兰因璧月”。错身停步，两人身形同时暴于朦胧的珠光之下，隔着玉台审视对方，皆是从头到脚裹于黑色之中，看不着容颜，唯可见彼此那比夜明珠更亮的眸子，幽暗之下，亮如寒星，闪耀异彩，摄人心魂。

两人很有默契地同时轻哼一下，然后身形闪动迅速击向对方，用的都是巧劲，使的都是精妙的擒拿手，只不过对手似乎也很高明，两人打了一盏茶的工夫却依然未分胜负。两人又皆不敢以真功夫硬拼，生怕斗起狠来会毁了玉台上美如仙物的“兰因璧月”，也怕声响太大惊动了守令宫的人。

一时间两人同时收了手，虽皆气息平稳，可心里却暗暗惊讶对手的功夫如此了得，看看“兰因璧月”，又看看对手，都皱起了眉。两人都想要这宝物，可宝物只有一个，那就必须分出胜负，可真正打起来定会惊动他人，那时更不好收场。

“唉！”

两人正僵持着，忽闻一声叹息，顿时皆惊得心头剧烈跳动。这楼中竟有第三人？可他们竟然都没发觉。两人一时又羞又恼，羞的是自负武功绝顶竟然没能发现，恼的是对方分了自己的神。

“两个小娃娃，你们要在这里打上一百年也行，但有一点要记住，千万不要碰那‘兰因璧月’。”一个显得有些苍劲的声音轻幽幽地响起。

两人闻声环视，却不见人影，也不知那说话的人藏身何处，不由得又是惊又是怒。惊的是那人如此高深莫测，怒的是那人轻视的语气。

哼！你说不碰我就不碰吗？！

“若不听话，可别怪我以机关制人。”那人似乎看穿了两人的心思。

两人回首看对方一眼，然后微微点头，达成共识：先拿下这守令人，再夺取“兰因璧月”。

就在两人达成共识的同时，那轻幽幽的声音又响起了：“小娃娃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唉！”随着一声叹息，两道轻飘飘的风扫向了两人。

两人同时运气挥掌打算硬接，可迎面而来的轻风竟有千斤之重，两人瞬间醒悟，随即使尽平生所学，收手、扭腰、旋身、侧飞，用足了十成功力，终于脱离了那股笼罩全身的劲风。再抬首间，两人却发现他们已退至了原先飞身而入的窗下，离那“兰因璧月”已很远了。

这一刻，两人已不只是惊而更是惧了。那个黑暗中的人，他们至今不知藏于何处，可自己所有心思和行动却尽在其掌握中。两人这一刻清楚地知道，自己远不是这守令人的对手，今夜绝不可能夺得“兰因璧月”了。

两人心思转动间已下决定，手一伸，足下一点，打开窗户飞身掠出，飞快地沿着来路出宫下山而去。

“这两个娃娃倒是不错，将来谁能夺得‘兰因璧月’呢？”楼内苍劲的声音感叹着。

两人出了守令宫，本是一南一北下山，可行到中途却又转了个方向，各自又行了片刻后，两人同时发现了那朝着自己飞掠而来的人影。

两人同时停步，注视对方。

此人若不除，他日必是劲敌！

这一刻，两人有着这同样的心思。

“兄台好。”两人同时抱拳行礼。

“小弟向来自命武功不凡，今夜却为兄台折服，因此想与兄台结交为友，还望兄台莫要嫌弃。”南边的人声音清亮，应是未及弱冠的少年。

“小弟素来喜爱结识英雄俊杰，兄台武艺如此出色，实乃小弟渴求之友也。”北边的人声音清越中略带粗哑，正是男子即将成年的标志。

由此可知，北边的人年龄或许稍稍长于南边的人，但两人身形皆清瘦修长，身高也无二，因而想来也差不了多少。

“太好了，能得兄台为友小弟三生有幸。”南边的人高兴地走向北边的人。

“能结识兄台才是小弟的荣幸。”北边的人也高兴地走向南边的人。

两人急步走近，同时伸出双手拉住对方的手，彼此紧紧握住，有些激动地摇晃着，很有些异路相逢一见如故的样子。当然，若能彼此揭去脸上那蒙面的黑纱才行。

“这英山乃英魂所聚之地，小弟今夜得识兄台，真想把酒放歌。只是小弟身有要事不能多留，现与兄台相约，明夜此时再于此地相见可好？”南边的人慢慢放开手道。

北边的人也缓缓松开手道：“真巧啊，小弟也与人另有约，那就此约定，明夜此时再来与兄台把臂同欢，不见不散。”

“那就此告辞。”南边的人抱拳。

“告辞。”北边的人也抱拳。

若明日你还能活着，当再行杀招！两人暗自思忖。

两人同时转身离去，身形迅速疾如飞箭，不过片刻工夫，两人便同时到了山脚下。

噗！南边的人一口鲜血吐出，身子一软倒在一棵树下。

咚！北边的人倒在草丛中，眼睛、鼻孔、嘴角、耳朵全流出了黑血。

此时正是皇朝英华三十九年，皇朝自缔造至而今，已一百六十二年，历经八代帝王的治世，正是空前未有的繁华盛世。

然而武林之中却未有如此太平。

众所皆知，现今的皇朝一百六十二年前乃是东朝的侯国。东朝末世，兵戈四起，有志之士皆拔剑而起欲创不世功业，而在那些风云人物中以皇国皇朝、丰国丰兰息、风国风惜云三人最具实力也最为天下所向。皇王皇朝娶华国公主华纯然，从而使皇、华两国缔盟，实力大增；而风女王风惜云结缡息王丰兰息，合两国之力与皇王展开天下之争。可就在双方各得半壁天下后于东旦要作生死对决之时，风、息两王以“不忍天下苍生再受战苦”为由，留诏弃位以国相托皇王，双双归隐江湖。于是皇王一统天下坐拥帝位，即皇朝的开国之君朝晞帝。

岂料天下虽定，武林却依然一片混乱、争斗不止，隐于江湖的风、息两人再次挺身而出，于英山下以“兰因令”镇各派群侠，举“璧月花”收绿林豪杰，一统武林号令群英。直到那时，天下才真正结束了杀伐乱世，得到真正的太平，因而无论民间百姓还是武林豪杰，皆对两人从心底推崇并臣服。又因两人本为一国之王，加上而今江湖霸主之位，再结合两人少时闯荡江湖所得的名号“白风夕”、“黑丰息”（合称“白风黑息”），武林中便以“风皇息帝”尊称他们。

然而两人虽有惊世之才却是凭心而动、任性而为之人，这武林帝主也不过做了十年，两人又双双弃位隐去。一时间，武林群英为失去这两位无人能及的

武林帝主而扼腕叹息，可叹息过后又不免庆幸。是啊，谁能不为这武林帝主之位而心动呢？于是群雄再次齐聚英山，想要重选号令武林的帝主。最终白风夕的义弟韩朴技压群雄，夺得“兰因璧月”，登上了武林帝主之位。

他——要求所有人尊称他为“武帝”。

他也是武林史上唯一一个独统武林黑白两道的霸主。

武林素来便分为黑白两道，“白风黑息”统领武林之时，两人夫妻一体，黑白两道尽在掌中，两道也同尊两人为主。但两人虽共为两道之主却深知两道绝不可能融为一体，所以，以“兰因令”号令白道，以“璧月花”号令黑道，如此，武林才进入一个平衡且平静的时期。

“武帝”韩朴以他绝顶的武功、才略与人品令天下英豪崇服，统领武林二十年，加上“白风黑息”统领的十年，那是武林最为平静的三十年。韩朴晚年退位归隐雾山，武林霸主之位又空出来了，但武林并未因争位而发生混乱，毕竟历经“白风黑息”、“武帝”统领多年，武林已非昔日那等见人不顺眼就杀、见宝心疼就抢的混乱状态，早已有各种制度约束，且韩朴走后留下了一个守令宫。

东末乱世中曾葬身无数英雄的“落英山”，在风王歼尽东朝帝国七万大军后改名“英山”。

皇朝初年，“白风黑息”于此地号令武林群英，之后英山便成了武林人心中的圣地，是英魂聚敛之地。“白风黑息”统领武林时曾于英山筑建宫殿居住，后来“武帝”韩朴也居于此处，所以英山在武林人心中也成了武林帝主居住之所。

守令宫就在英山之顶，“兰因璧月”放于宫中，守令人由韩朴亲自挑选培养，世代传承。宫中机关无数，韩朴离开之前曾下最后一道帝令：新主未出，令护宫中。擅动擅夺者，杀无赦！

在武林新主未选出时，“兰因璧月”便由守令宫守护着，各门派皆不许擅动，新主选出时再由守令宫奉上。也曾有人不信邪地暗动心思，最后皆是有来无回，不是死于守令人剑下便是亡于机关。这才使得武林万众真正收敛不敢妄动，老实地齐聚英山召开武林大会，堂堂正正地角逐武林帝主之位。

只是此刻的武林经历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各门各派已扎稳根基，实力渐增，不再是昔日那样一个单以武说话的江湖。作为武林之主，不但要有镇服群雄的“武”，还要有令人臣服的“德”，更要有慑服黑白两道名门世家的“势”。

那一次的武林大会角逐了十二天，黑白两道各有一人力敌群雄不败，两人再互相比试又是一个平手，而黑白两道都力挺自己这边的人，一时僵持不下。最后武林中德高望重的前辈宇文怀仁建议：各派同尊两人为主，一人持“兰因令”号令白道，一人持“璧月花”统领黑道，两人同时为武林出力以护江湖众生。此建议得到众人首肯，第三代武林帝主便由此诞生。

而那时的皇朝帝国也经过了三十年的治世，早已是雄视四方的强国，周边各小国皆俯首称臣，所以新的武林之主不敢再称“帝”，以免引起朝廷的不满而出兵镇压。于是，持“兰因令”者为“令主”，持“璧月花”者为“尊主”。

号令白道之人是：“兰因令主”明贞。

统领黑道之人是：“璧月尊主”江渡云。

同时，为了令主与尊主之间和睦相处，武林大会规定：“兰因”、“璧月”共同进退。即无论令主、尊主中的哪一位或死或主动退位，另一位则同时退位。

此后，黑白两道倒是形成默契，“兰因”、“璧月”各得一主，武林中令主、尊主一代一代传承，既不让你独尊也不许我独霸。黑白两道平衡制约，倒也各得安宁，武林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人独领江湖的局面。

如此过去百余年，皇朝到了空前繁盛之时，武林也到了空前强盛之际，各派根基深牢、人才辈出、实力雄厚，实为可喜之事，然祸根却也因此生芽。凡是强者，皆不服有其他人压其头顶，更不喜手中的权力还要分出一半给他人，所以许多人有了独尊武林之意。再加上年代一久，派系矛盾、门户仇怨便日益积累加深，杀伐争斗也越来越常见了，武林平静的表象下是各方英豪蠢蠢欲动的野心。

英华三十九年，“兰因令主”白昭逝世，“璧月尊主”展御便也同时退位，“兰因璧月”同回守令宫，武林之主将重新角逐。

英华三十九年，有两个人偷偷潜入英山守令宫，欲盗取“兰因璧月”，未成。

这两个日后威震武林的人物此刻还是未及弱冠的少年，英山相逢是他们的第一次相会。那一夜，他们并不知道对方是谁，他们只是感应到了，对方是强者，日后乃为劲敌。

那一年，本应是两人初出江湖大放异彩之时，可两人却因为英山脚下彼此那“友好”的一握，而推阻了双方迈向武林之巅的时间。

只因，一个震伤心脉，一个毒入五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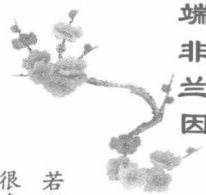
他们各自归家养伤清毒，这一养就是五年，他们与英华三十九年的“兰因璧月”失之交臂。

再遇时，他们无论武功还是心智皆已至巅峰，武林中无人可比。

再遇时，他们是彼此最强的对手，也是彼此最重要的敌人。

英华三十九年，新的“兰因令主”是洛空，“璧月尊主”是随轻寒。

上卷
端非兰因



若那一次他们相识了，他们的人生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很多年后，他总是如此想着。那是——宁朗第一次见到兰残音，在满天满地满江的绮丽霞光中，仿佛不在人间。





若那一次他们相识了，他们的人生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很多年后，他总是如此想着。

那是——宁朗第一次见到兰残音，在满天满地满江的绮丽霞光中，仿佛不在人间。

傍晚，西天的落日轻盈地洒下一层绯红的薄纱，将天地、江河、山岳、草木皆笼在一片明艳的光辉中，飘移的云彩在江面投下婀娜的倩影，徐徐江风拂过，云彩的倩影与水草、苇影一起摇曳起舞，波光粼粼中透出别样的壮丽与妩媚。

一片白帆轻轻破开那袭轻纱，轻盈得仿佛游弋于天地间的一片白羽，又迅疾如一道白箭飞过江面。

江边，有人匆匆赶路，偶尔抬首间不由得被这瑰丽的晚霞江景所吸引，停下脚步，目光迎着那片白帆。船渐渐近了，船头一道浅绿色身影矗立于这绯红的霞光中，分外鲜明却无突兀之感，这满天满地满江的艳色仿佛就是为他而生的，他如同蒙蒙红雾中凌云挺立的苍碧玉竹，使绮艳华丽的景色平添一份清绝，如画的暮色也瞬间鲜活灵秀了。江边的人只觉得虽在人间却如在幻境。

船儿划过眼前，江边的人情不自禁对着船头那道浅绿色身影微笑起来。其实彼此离得很远，身形模糊面貌更是看不清，可江边的人就是觉得对方也回了自己一个微笑。那一刻，他满心欢喜起来，一路的疲倦顷刻间扫光，他的目光追着那道身影，追着离弦之箭般的船影，直到天昏地暗。

苍天暮色中，不知过了多久，江边的人回过神，看着空荡荡的江面，隐隐生出悔意，后悔刚才没有出声和船上的人打个招呼，后悔没和船上的人相识。

若是和那人结识了多好啊，那样的话那人就是他入江湖以来交到的第一个朋友了。

若那一次他们相识了，他们的人生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很多年后，他总是如此想着。

那是——宁朗第一次见到兰残音，在满天满地满江的绮丽霞光中，仿佛不在人间。

这也是宁朗第一次踏入江湖，这年他十九岁。

自从四岁上浅碧山学习武艺，整整十五载，宁朗至今年三月才下山。虽然每年爹娘都会上山探望他，可毕竟十多年没回家了。原想着从今以后待在爹娘身边好好孝敬他们，以享天伦之乐，可回家才不过住了一个月时间，娘亲便派他去云州兰家办一件紧要事情。

想起那件紧要的事，宁朗微黑的面皮不由得有些发热，心也略略跳快了些。只是……当他风尘仆仆半激动半慌乱地到达兰家时，那大总管却告诉他，主人出门去了，归期不定。他一时又是失望又是松了一口气。

出了兰家，他想既然已经出来了，也就不急着回家去，反正爹娘身体很好不用担心，他就在这江湖上闯荡闯荡吧。娘亲总说男儿应当干一番事业，昔日师兄们说起江湖也总是眉飞色舞，所以他就去这江湖看看吧。

这一看，便看出了一段风流佳话，也看出了一则惊世传奇。

当很多年后，他蓦然回首，想起此刻的心情，也只能幽幽一声叹息。

若是重来，他还愿再看吗？

此刻的他，会回答——要看。

而很多年后的他，却只能恍然一笑以答。

五月，玉州虞城。

城西一条不算很热闹也不算很偏僻的街上，有一处不算很富贵但也绝不贫寒的宅院。朱漆大门上裹着黄铜，门前虽没有立石狮子石老虎之类以增威势，却有两个彪悍的家丁守着。

占地数亩的宽阔庭园里，无雕栏玉砌，几道回廊蜿蜒如带，数处楼阁亭立于花树间，疏朗清幽。篱架上的蔷薇簇簇拥拥，远望如粉云，一树石榴花如火般当庭怒放，庭中心却是一泓方圆数丈的池塘，池面数叶青荷几枝莲苞，小小的亭子独立水中央，竹帘四面环绕，习习凉风轻舞。

“……云州那边的消息便是这些。”池边一位白面微须的中年男子正对着池心小亭裏报着，“而虞城的事，已按您的吩咐办妥。”

竹帘深处有一抹朦胧的绿影。

“七少可还有其他吩咐？”池边中年男子微微抬头问道。

他话音刚落，庭外却隐隐传来一些嘈杂的人声，紧接着还响起兵刃之声，中年男子听得不由面露惧色，惴惴地看着池心亭子。

亭中静了半晌，才传出淡淡一句：“你暂下去吧。”声音极低，却无端地勾得人心头一跳。

“是。”中年男子赶忙应声离去，可才走至庭门前，忽然砰的一声，门被粗暴地推开，然后再砰砰两声，两道人影直飞进来，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中年男子还未反应过来，一个英挺少年已大步跨入，朗声道：“我找你们主人！”只见他一手持着一柄约莫一剑长的雪亮银枪，一手搀着一个畏畏缩缩的老人。

中年男子上前一步，抱拳道：“在下聂重远，为此处家主，不知阁下这般闯入所为何事？”

“你就是这里的主人？我是宁朗，我找的就是你！”少年有着和他名字一样的容貌与声音，也有着他这个年纪才有的黑白分明的正义，“落日楼是这位大叔家传的祖业，你为何要强夺？还把老人家赶出家门，令他流落街头！你……你……亏你堂堂男子汉，怎么可以欺负老人！”宁朗眉目铮铮地看着聂重远，英挺的脸因为生气而涨得红红的。

聂重远眉头一皱，看一眼那老人。老人被聂重远的眼光一扫，瘦小的身子不禁一缩，颤抖着躲至宁朗身后。宁朗一眼看得清楚，当下怒气又盛了几分。侠之所在，便该是锄强扶弱！

“岳老……”聂重远脚下移动，想与那老人照面。

“你想干什么？！”宁朗却是大喝一声，上前将老人挡在身后。

聂重远站住，看看宁朗，然后抬手招来一名仆人，低声吩咐了几句，那仆人点点头转身离去。

而这边，老人扯扯宁朗的袖子，轻轻道：“宁少侠，我们……还是回去吧。”

“为什么？”宁朗回身，看一眼神情畏缩的老人，顿时明白了，“大叔，你别怕，我会保护你的，今日定为你讨回公道！”

“还……还是算了吧……”老人看了一眼一脸平静的聂重远，低下头道。

“怎么能算了！”宁朗不同意，“他们夺了你的家业，还把你一个孤苦老人赶到大街上，这等恶行怎可算了？！大叔，你别怕了他们，有我在，绝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可是……”老人怯懦地想说什么。

正当这时，刚才离去的那个仆人匆匆跑回来了，手中捧着一个木盒。聂重远开了锁，然后指指宁朗，示意仆人送给他看。

宁朗看看捧至眼前的木盒，有些狐疑地看着聂重远。

“宁少侠看看就明白了。”聂重远心平气和地道。

宁朗开了木盒，盒中是一沓纸，有旧有新，他拿起纸一张张地看，先是有些懵懂，然后渐渐明白，脸上的神色便发生了变化。

聂重远看在眼里，微微一笑，道：“这些都是这位岳老的债据以及他将落日楼转给在下用以抵债的转让书，白纸黑字，少侠请看清楚。”

“你……”宁朗转头看向身后老人，却见他头垂得低低的，身子躬着，甚是可怜，心头一热，回头瞪着聂重远，“这些虽然有，但一定也是你捏造的，岳大叔经营着那么兴旺的一座落日楼，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

聂重远叹口气，似有些无奈，对着那垂头躲着的老人道：“岳老，难道你没有将实情告诉这位宁少侠吗？”

“说……说什么……”岳老微微退后一步喃喃地道。

“什么实情？”宁朗看看老人又看看聂重远。

聂重远看岳老似乎没有说的意思，当下只得道：“岳老因沉迷美色又好赌博，早已将岳家万贯家财败个精光。不但如此，他还以落日楼为抵押，欠下雨霖楼与泰丰赌坊九万银叶的巨债，区区落日楼实则远不够还债的。”说罢他看宁朗眉峰耸动，也知他心里在想什么，继续道，“少侠或许不信聂某一面之词，或者又觉得是聂某设计为之，那么少侠不妨去城中打听打听，这城中可有不少岳老的昔日亲友，皆因岳老嗜赌好色而离之，再不然你问问岳老也行。”

宁朗听得他这一番话，不由得向岳老问道：“大叔，他说的是真的？”

“他……他……”岳老那黑瘦的老脸红了，却是怎么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聂重远看岳老那样，脸上不由得浮起万分惋惜之情，道：“雨霖楼的云巫姑娘艳色倾城人人慕之，但其千金一夜整个玉州人都知晓，没那个家底的人是不敢去找她的，可岳老却是夜夜栖宿云巫闺房，便是百万家财也有掏空的时候。而泰丰赌坊虽是聂某家业，但岳老流连不去之时聂某曾多次劝说，可岳老不但听，反而越赌越大，乃至债台高筑。落日楼则因岳老的不事经营濒临关门之危，聂某无法，只好买下落日楼，断了岳老念想，省得他再沉迷，又替他还了雨霖楼的债务，另给了他两百银叶。他若节省些用，买间小屋，做点儿小生意，自然可安度余年。谁知他一日便花光了，还……唉！”聂重远说完重重叹息一声，痛惜又无奈地看着岳老。

岳老一张老脸更红了，瘦骨嶙峋的身子不由得微微抖了抖。

宁朗听完后，再看看岳老那模样，顿时全明白了，不由得惊怒交加。

今日午时，他刚进入虞城，在浅碧山上时曾听师兄们提过落日楼的大名，